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字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樞密  
萬壽觀公事上護置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五百戶紫衣金魚袋臣馬亮奏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五

起柔兆閏盡柔兆敦牂九十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

於魚涪津

續漢書曰鍵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

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

捷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

進軍攻廣都拔之武帝元始二年置遣輕騎燒成都

市橋賢曰市橋即七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中

成都中兩江有七橋西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

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將即亮翻帝必欲降之

江翻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歎岑彭受害自疑二人

見上卷上年歎許及翻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

可數得數所述終無降意秋七月馮駿拔江州棧

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聖

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敵來公轉營追之

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一萬進逼

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

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

聞之大驚讓漢曰比較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

比毗至翻千條萬端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

緩急不復相及復扶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

破公即賊矣幸無它者言幸而無它真急引兵還廣

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表

吉將眾十許萬約許萬者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

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員

吳漢破公  
孫述

兵

豐既圍漢而不  
為併使漢得  
冒圍而出其  
為漢敗也

兵敗走入壁。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厲勉勵勉厲之。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勉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良。故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播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晦。日加申為遂大破之。肅奔。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帝

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

尚而擊公也。賢曰略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

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

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成都郭

臧宮拔縣竹破涪城。涪縣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縣

涪斬公孫恢。恢述弟也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賢

繫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

皮音。李通欲避權。執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

空印綬。上時以特進奉朝正。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

通首創大謀。事見三十八卷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

通首創大謀 王莽地皇三十四年 通首創大謀 王莽地皇三十四年

陵侯

召讀與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

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躬采財物易聚耳易以不

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

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幟昌志翻挑而潛遣

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恹水緣馬尾得出漢

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

之時成都未破先署蜀人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

師之策說如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

軍咸陽門臧宮傳作咸陽賢曰咸陽字東或作西戊寅述自

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北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

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

銳卒數萬擊之邯力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陳讀

刺七洞宵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蜀之其

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降戶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

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

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

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

子孫更嘗吏職衡工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

鷹啜羹一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鷹使秦西巴持

與其母孟孫怒而逐西巴既而復之使傳其子戰國

述之群臣  
克無一從  
死難者可  
末也矣

李業 王皓 王嘉 費貽 任永 馮信 皆馬節不 屈之士也世 謂東漢尚節 義西京昌 常無節義 哉

而遺之美樂羊坐於幕下而毀之盡一杯文侯謂猪  
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子且食之  
其誰不食既拔中山文侯良大斬將弔民之義也將即

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立世平固稱疾不起業平帝元

即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山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

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心藏山谷絕匿名迹夫既

不仕於莽其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

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

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

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

御不以忘君珍御謂食珍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為

偽翻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為此以也君不見危授命載

張之何乃誘以高位里餌也誘音融曰宜呼室家計

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父死斷丁何妻子之為遂飲

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賜贈百匹業子

暈逃辭不受暈音述又聘巴郡譙玄姓譙曹大夫食

玄平帝元始四年為網衣使者分行天下玄不詣亦

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

志全高死亦美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

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偽翻述許之

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平帝時皓為美陽令嘉為恐

嘉即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恐

弔民伐  
表逸舉  
賢王者之  
師也

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

曰：「天馬猶識主况於人乎？」言身為漢臣豈不念故主乎王皓先自

刺以首付使者。勿武還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

曰：「後之為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獲為費貽，不肯仕述。」

漆身為瘻，陽狂以避之。健居言翻費音同郡任永馮

信，曾託青盲以辭徵命。青盲者其瞳子不精帝既平

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少隆死見譙玄

巴，卒。詔以中牢。中牢即敷所在，還其家錢，而

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

之。全清太守。南九千百九十一里。上以述將程烏

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益州太守。郡國志益州郡在

黑齊訓農治兵。治首改十集群夷，甚得其和。降戶同公

孫述時，齊固守拒險，不納其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

聞上即位，間道遣使白聞。間古覓翻蜀平，徵為鎮遠

將軍，封成義侯。十一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

司空事。是歲，參狼心與諸種寇武都。參狼羗無也

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或為牛種，越雋羗是也。或

為白馬種，廣漢羗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羗是也。爰

隴西太守馬援擊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

參狼羗  
諸羗種

靜接務開恩信寬以任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

容故人日滿其門諸苗時白外事接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百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

及諸曹事其餘有議曹漢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

曹決曹金曹倉曹等掾俞綸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八翻此乃太守事耳傍

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恙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

詣門請閉城發兵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

太守長知內翻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

道長吳市守寺舍賢曰曉喻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普

布後稍定郡中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

料敵不拘以逗留法賢曰漢法軍行逗留畏慢者斬

以軍法直取勝敵為務山桑節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東光

成侯耿純皆薨蓋法好廉自克曰節有功安民曰烈

成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弁弟廣舉並為中郎

將乘繩證翻數所弁兄弟第六人弁舒國廣舉皆垂青

紫省侍醫藥省悉翻當世以為榮盧芳與匈奴烏桓

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

邊治飛狐道治飛狐道以通朔築亭障修烽燧凡與

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上詔竇融與

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



千餘兩馬牛羊被野乘繩證翻兩音既至詣城門上

印綬掌翻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

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中山信都河間清河趙國勃海又

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

在河西最為富饒姑臧縣屬武威郡劉昫曰姑臧縣秦月武成所處匈奴各蓋藏城語

詔為姑臧城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

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

以為身虱脂膏不能自潤疏文戴角者脂無及從融

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穀戶唯奮無資擊

車就路帝以異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

睢音雖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考異曰延傳係忠臣不

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復正奉公臣子之節上

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曲禮曰毋雷同鄭氏註曰雷之

當各由已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然言是

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戊子詔曰郡

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

扶又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漢官儀曰口

也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

惴惴 惴惴 惴惴

丁酉

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

輿服志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上雅不喜聽音樂

喜許既翻

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

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憚拒關不開

賢曰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

憚於粉翻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

見賢遍翻

憚曰火明遠遠遂

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

賢曰東中門也

明日憚上書

諫曰昔文王不敢繫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尚書無逸

之辭樂樂也

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

何書奏賜憚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雒陽十城門

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參封縣屬琅邪郡

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虜

沱河以備匈奴

日呼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

昱留守九原欲脅昱乃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

奴其眾盡歸隨昱昱乃請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

鑄胡侯

鑄子全翻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

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

醫為

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存亡者文帝封梁王城陽藩川景帝封河間長沙中

而廢相封長沙真定河間中山皆與帝同出於景帝也長沙春陵之大宗真定常山王憲之後丁巳以趙

改封者今帝降爵為侯以服屬已疏也

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

良帝章與帝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

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自司  
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賈曰武始侯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

郡 庚午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

公承休公曰鄭公今又改鄭曰衛三月辛未以

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郡國志沛郡在維陽東南一百里丙

子行大司空馬成復為揚武將軍 吳漢自蜀振旅

而還至宛宛於元翻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上時夏四月

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更工術九三

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

為高密侯食四縣萬食昌安夷安溥于高密四縣賢曰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余據西漢

以高密為王國東漢為侯國也 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

膠東侯食六縣固始侯國屬汝南郡故寢縣也帝更名史記正義曰除叔敖以寢丘土寢

薄取為封邑李通又慕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改名固

始膠東四漢以為王國帝以為侯國併屬北海食郁

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

息有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樂音洛復扶又翻

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

對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非

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倦于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

兵

不用功臣為  
相所以保  
全之也此中  
徑權並用

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呂翻帝亦思念欲完功臣

爵士不令以吏職為過恐其以職事有過而失爵邑也遂罷左右將

軍官取奔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上時掌皆以列侯

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朝直遙翻請才鄧禹內行淳

備孟行下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

孫皆可以為後世濼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凡用度皆

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

蓋珥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

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

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

而每能回容回容猶今言回護也賢者其小失遠方

貢珍甘必先備賜諸岳帝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

無誅譴者益州傳送公孫述誓師郊廟樂器葆車

輿輦於是濼物始備賢曰警無目之人也為樂師乘

搏彝之屬也樂器鍾磬之屬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也

合聚五米羽名為葆孔穎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

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輿者車之總名也輦者

得之始備余謂法物即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傳直憲翻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

文書調役調徒務從簡省甚至乃十存一焉甲寅以冀州牧寧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日入朝

法物備

孟翻

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

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父不自安數辭爵位數辭

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

識記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

能何况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

請間求見復扶又翻間古真翻帝不許後朝罷還

席後退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傳旨使它

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猶日也

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

不敢重陳請用重百五月匈奴寇河東

十四年夏印穀王仁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雋大

守郡國志雋郡在維陽西四百里秋會稽

大疫郡國志會稽郡在維陽東沙東王賢善王

安皆遣使奉獻沙東王賢善王西域苦匈奴重斂斂力皆

願屬漢復置都護以中國新定不許太中大夫

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二十

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

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者為常準故人輕

犯法吏易殺人易以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

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

去去刑罰在衷無取於輕衷中也高帝受命約令定

律誠得其宜。高帝入關約法三章文帝唯除省肉刑

相坐之灋。文帝元年除收擊相自餘皆率由舊章至

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丁承相王嘉輕為

穿鑿厨除先帝舊約成律。按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

固不妄矣但班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

不厭民心。葉翻於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政

附音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

公卿。嫁翻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

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音。老子曰法令滋果桃李

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灋

不能禁令不能止下相道為敝彌深。賢曰道猶回

上下相匿以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

言曰。復扶臣之所表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

之衷。尚書呂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

于孝宣海內稱治。治直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

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易以由此觀之則刑

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

報。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好呼言

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

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

責之復扶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

衆多不馱馱一帝乃追賜錢貳以成禮葬之賢曰成

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眩極其病乃除以飲其出切言以自警陸

德明音暝莫遍翻眩玄遍翻六切直之言非人臣之

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

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

累哉累力丁未有星孛於昴昴七星西方之宿也

星也昴星間為天街黃以汝南太守歐陽歆為大

司徒都國志汝南郡在淮陽南匈奴寇鈔日盛

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

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十四餘口置居庸常山關

以東以避胡寇郡國志鴈門在淮陽北一千五百

書曰代郡有常山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復扶

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每部各數夏四月

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

為濟南公禮子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

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吉為琅邪公邪音癸丑

追謚兄續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續功業不

追謚兄續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續功業不

就事見三十九年撫育二子章與恩愛甚篤以其少貴

少詩欲令親吏專使章試守平陰令與綏氏令平陰

二縣皆屬河南其後章遷梁郡太守梁郡在雒陽東南八百五十里帝以天下墾

田多不以實自占占之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

下州郡檢覈覈者考其實也下戶據翻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

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毀廬屋里落民遮道啼

呼變徒洛翻或優饒豪右侵列羸弱羸倫為翻時諸郡各

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

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宋白曰漢割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境置弘農郡義取弘

大農桑帝詰吏由趣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

如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賢曰長壽街在雒陽城

中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帷後言曰吏受郡教

教教也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教教也戒也相方求問也帝

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南陽城

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

虎賁將詰問吏虎賁將虎賁中郎吏乃實首服如東

海公對首式上由是益奇愛陽為立陽為太子張本遣謁者考

實一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長知冬十一月甲戌大

司徒欽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



古人拾師弟  
子之誼如此

漁陽太守張  
堪

徵側反

子康

獄下欵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自歐陽生傳伏生

士為傳諸生守闕為欵求哀者千餘人為子至有自髡

剔者毛見曰剃髮曰髡平原禮震年十七禮姓也左

夫禮求代欵死帝竟不赦欵死獄中十二月庚午

以闕內侯戴涉為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

柳復扶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

使揚武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

奴治直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

杜佑曰雲州治雲中縣界有高柳魏謂曰高柳

在標氏縣北百三十里鄠道元曰高柳縣故城舊代

郡治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嶂拜堪漁陽太守堪

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

視事八亡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

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其特長者則來年桑葉茂

盛麥率一莖一穗罕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樂音安

平侯蓋延薨蓋古交趾薨於縣將女子徵側甚

雄勇師古曰薨冷音藥零交州外域記曰交趾昔未

維民設維王維侯主諸郡縣縣有維將交趾太守蘇

銅印青綬宋白曰峯州漢屬冷縣地

定以灋繩之徵側忿怒

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元真日南合浦

蠻俚皆應之郡國志曰南郡秦象郡地在維陽南萬

理人宋白曰愛州漢九真郡治胥凡略六十五城自

立為王都薨冷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 三

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

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

中即將馬援曰武帝置期門郎掌執兵逆從平帝元

虎賁騎鵠冠虎文單衣度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守

徒洛翻從千容翻賁音奔又翻相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

復生也復扶上大笑 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

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

遣使者下郡國下假聽群盜自相糾擿賢曰擿猶發

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

勿聞聽以會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

不收捕者又以畏慢指怯委守者皆不以為負賢曰

謂棄其所守也負罪召祇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殿丁

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衡翻賊並解散徙

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粟粟給也帥使安生業自是

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開 盧芳與閔堪便使請降

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繒慈因使和

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

月朝直遙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

千言捕盜良

盧芳降

大正三

道五十三

其計復扶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馬

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事見三十七上從

之天下賴其便。虞乃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屬上

昌平縣東南有詔止其更朝明歲。

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蓋法慈惠初懷縣大姓

李子春二孫殺人懷趙熹窮治其姦熹許記翻又

翻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為

熹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

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

奉法律不可枉也道它所欲良無復言復扶既薨

上追思良乃貴出子春貴時夜遷熹為平原太守郡

志平原郡在雒陽北千三百里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考異曰

晦表紀乙未據長曆三月丙申朔帝紀誤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章

故春陵帝更名五月乙卯還宮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

妖賊李廣攻沒皖城皖在今舒州有皖水妖於驕翻

皖音下遣虎賁中郎監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秋

九月破皖城斬李廣郭后寵衰數懷怨對數所角

類上怒之冬十月辛口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

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郵暉

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好到翻父不能得之於子况

廢皇后郭氏

大... 通... 五...

臣能得之於君乎

賢曰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

子况卑下乎

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

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怒已量主

量音良

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賢曰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集帝

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

郡國志中山國在維陽北一千四百里

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

皆為王

甲申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

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飲相與語曰文叔少

時謹信

少詩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

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治直十二

月還自章陵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復

又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

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

唐氏族志伯益之後氏後徙封鮮邑乃去邑從衣郡國志

數煌郡在維陽西五千里數徒門翻

又令諸國失

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

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

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

連兵入塞

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為漢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

接未嘗通中國至是始入塞為寇烏桓傳殺略吏民

詔拜襄賁令祭彤為遼東太守

賢曰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

臨沂縣南賁音肥郡國志遼東郡在雒陽  
東北二千六百里祭則介翻形當作彤  
彤有勇力

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從弟也

用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

道橋通障谿障與嶂同山也谿為儲糧穀拜馬接

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賢曰扶樂縣名屬

不實免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

賢考之不詳也水經註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踰城

赤岩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赤岩渠屬巴郡石渠

北七十里賢曰石渠山名因以名縣在江州

帝遣吳漢等將萬餘人討之甲寅上行幸長安三

月幸蒲坂蒲坂縣屬祠后土馬援緣海而進隨山

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按馬

漢望海二縣水經曰乘榆水過交趾麓泠縣地分為

五水絡交趾郡中其南水自麓泠縣東逕封溪縣北

宋白曰馬援自九真以南隨山刊木至日南與徵側

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禁谿水經註及越志皆作金

按唐志新昌縣今岑州新昌縣也賊遂散走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宮五月旱盧芳自

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復扶與閔堪相攻連月旬

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

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都國志廣漢郡在雒陽西

千七百里蜀郡在雒陽西圍成都百餘日秋七月拔之斬史

散等漢乃乘桴編竹木以渡水泐江下巴郡楊備等

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

沙而還宣翻又如字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賢

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還祠章陵十二月還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置州牧事始見三十二卷成

年復為刺史元帝綏和元年至哀帝建平二

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

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

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昭讀為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

帝於太廟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

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

則宣帝為祖昭帝為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

廢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祭祀

時詔曰宗廟勳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

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

如淳曰宗廟在章陵者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

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祠天馬援斬徵側徵貳妖

置刺史

廟制

卯癸

斬徵側

大正三十五

通志卷五十三

子一

在傳錄

賊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原武縣屬河南自

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數所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

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

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賢

挺解也余據禮記月令挺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

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夏四月拔原武

斬臣鎮等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

之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今愛州交州記曰居風

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存

馬嶠南悉平賢曰嶠嶺嶠中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

馬援威行  
外越

四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擊交趾十九年

援將軍討則貳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

東蓋紀之所書者援奏破側貳及傳則貳首至雒

時也漢懷遠南越志云徵側奔入金溪援與越人申

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賢曰

越別名林邑記曰日南盧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即

越駱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

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王郭后既廢

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父處疑位上違孝

道下近危殆說輸內翻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

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

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

易太子

翻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

子以貴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相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

以母貴母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

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父違之也重難其以

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

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

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漢今太子

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

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論語

孔子曰惟孝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

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間古音翻亦何以過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

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交與賓客語未嘗及國

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

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西都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遊於貴近之門至於此

時亦有杜預王愷之待好呼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

裒不相好姓諧鮮于本子姓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以鮮于為氏裒蒲侯

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社禽與興

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少詩詔

是以出稱其忠上以沛國相榮為議郎沛國即沛郡建武二

十年中山王輔從封沛始為國續漢志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

桓榮



議郎秩六百石使授太子經軍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難乃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厭服也不以辭

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汝南鍾興授皇太子及宗

室諸侯春秋鍾興為公羊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

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梁大功耶興曰臣

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後扶而興遂固辭不受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

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

之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去之蔡質漢儀曰雒陽十

一亭賢曰夏門額陽城頭明明外有萬壽亭而繩諸翻馬車叩馬也以刀

畫地大言數主之失數所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

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筆止宣叩頭曰願

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

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治直臣不須笞請得自殺

即以頭擊楹楹柱流血被面被皮帝令小黃門持之

小黃門宦者也屬少府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頓其

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蓋一

死亡謂亡命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

公乘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彊項

彊項令

通鑑卷四十三

通鑑卷四十三

通鑑卷四十三

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

彊京師莫不震慄慄當作慄音匹妙翻前書曰慄疾也非此義九月

壬申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

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復方曰義曰慄疾也非此義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

此日父陛下識知寺舍賢曰武嘗從皇考至南頓寺者嗣也理事之申嗣續於其中也每來輒加厚恩

願賜復十年帝曰父下重器帝恐不任任音壬勝也日復

一日日復之復狀又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

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

沛西南夷棟棟音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

路由越越音即殺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灑必

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

到力翻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越音即都治印

任貴所據宋白曰漢印郡縣唐為雋州越雋縣遂掩任貴誅之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

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無罪加之以罪曰入百官

志太倉令屬大司農主受郡國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

司空竇融廣平忠侯呂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

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

辛亥漢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

衣甲

此嘗與蕭何  
對看蓋所重  
之主不同也

年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

戰陳不利陳讀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

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

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羞彊人意隱若一敵國

矣賢曰隱威重之貌每當出師賢曰嚴及在朝廷片片謹質

辨嚴之日辨皮莧翻具也賢曰嚴即在朝廷片片謹質

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之察也及在朝廷片片謹質

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

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

職以功名終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郡國志

在維陽北一千五百甲水郡在維陽西二千甲帝苦風眩疾甚以陰興

領侍中受顧命於雲真廣室賢曰尚書曰成王將崩

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顧音古維陽南宮有雲臺廣

德殿余謂廣室者寢殿也據晉書元帝紀有司奏太

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夏施青練帷會疾瘳召見興

冬施青布則廣室之為寢殿明矣見興

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全誠發中感動左

右帝遂聽之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

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

事彊其兩翻復扶又翻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太

守河內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 壬辰

金穴

名言

此時已觸松  
固之怨矣

已乙

以左中即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乙未

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

賞賜金帛豐盛莫比。况，郭后弟也。數恩况者，京師號

况家為金穴。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

勞之。勞力到翻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誦

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

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冬十月甲午，上行幸粵東海，楚沛國。皆諸皇子封國也。後東海王

長魯郡而都於魯。馬援請擊匈奴，帝許之。復

至寅車駕還宮。馬援請擊匈奴，帝許之。復

出屯襄國。賢曰：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詔百官祖道，援謂黃

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

欲不可復賤。復扶又翻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

固，友之子也。劉尚進兵，與棟、蠶等連戰，皆破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

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

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

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其先人惡行也。郡

國志本屬益州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置永昌郡。治不

韋。史記正義：不韋縣，斬棟蠶帥西南諸夷。悉平。類翻

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桓

之害。被皮翻其居止近塞。近其翻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

二百六十七

通鑑卷之三

七

通鑑卷之三

郡民庶家受其辜五郡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至於郡縣損

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

與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

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疆富援將三

千騎擊之無功而還考異曰劉昭注補後漢書志亦謂之續漢志其郡國志注云

中即將馬援誤也帝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烏桓援傳十一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騎出高柳袁紀

在八月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

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陳讀曰陣虜大奔投水死

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

卑震怖畏服不敢復闕塞裸即果翻怖音冬匈奴

寇上谷中山莎車王賢浚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

攻諸國橫尸孟翻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

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

流涕稽首鄯上扇翻稽音啓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

未服皆還其侍子史所謂量時度力也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

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敷徒願

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

兵裝導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

陽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秋九月戊辰地震

午丙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 癸丑以光祿勳社

林為大司空 初陳留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

向火叩頭火尋滅江陵縣屬南郡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

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

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

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

言也顧命書諸策策簡策編簡為之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國史亦用簡策此書諸策

即史策也尚書古文書以八寸策是歲青州蝗青州部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

國 匈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復死鞮

奚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

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人畜饑疫死耗太半賢曰三分損二為太半單于

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

茂報命考異曰帝紀是歲匈奴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

詣西河內附然則茂所報者非比也今從南匈奴傳烏相乘匈奴之弱擊破

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侯吏

卒以幣帛招降烏相降戶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

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

殺龜茲王龜茲前書音丘慈賢曰今龜音鄯善王安

上書願復遣子入侍須扶又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

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

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任其於是鄯善車師復附

匈奴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

國結黨南羌南羌即湟中諸羌從子容翻乃表河曲列四郡四郡武威

張掖酒泉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

月氏斷丁音翻氏音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高惠及呂后財力有餘士

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璆瑁瑁音代瑁音妹則建珠厓七郡感

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嶲音矩牂音隨聞天馬蒲陶

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

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

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觀古玩翻而古曰視

之令及賂遺贈送遺于季翻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

計勝音升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榷古岳翻酤古暮翻筦鹽鐵

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畜許救翻民力屈屈其

翻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

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使疏更翻衣於亂翻然後

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

仁聖之所悔哉事並見武帝紀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

嶺身執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

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別彼列翻西域諸國各

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蓄許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樂音洛數所角翻質音致謂侍子也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以雉太宗之卻走馬義無之矣禹貢曰西戎即序即

馬車見十三卷文帝元年

沐下伏 身處脂膏 頰以私農可問河南陽不可問 由趣  
麋冷 蠻俚 直柔 疆項令 差疆人意 金穴  
馬革裹尸 偶然耳

戊寅八月廿三日京師閱自今日為始非有大事每日限閱二十葉或多至一卷

以至十葉總不可闕 虞惇記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切 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上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 郡國志南郡蠻

蠻即緣沔諸山蠻也杜佑曰時南郡蠻反劉

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夏五月丁卯大司

南郡蠻

未丁

群蠻

自光武時已

熾橫上國矣

武陵蠻

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徒賢曰不音柱林薨 九月辛

未以陳留王况為大司徒賢曰不音 冬十月丙申

以太僕張純為大司空 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更為武陵范書曰長沙武陵蠻名區小帥曰精夫蔡

後遣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入武陵擊之

柯故且南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

音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 初匈奴

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決當為左賢王

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發傳其子遂殺知牙

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賢王日遂王真音都

翻 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

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

立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次別傳單于與我

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亂其傳和之物

珠留之長子也此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

當立為單于柯待至而始傳且子也

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監古及單于滿

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論西河

太守求內附郡國志西河郡在緄陽兩骨都侯薨

其意會五月龍祠匈奴傳曰匈奴俗歲五月會龍祠

以正月五月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

南匈奴傳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錫隔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大角漸當作斬傳寫誤加水旁耳聞之馳以報比比遂

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

進而還。是歲曷度朱祐卒記書朱祐傳十四年卒祐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將即降戶江以克定城邑為卒

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樂音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永為藩

蔽并禦北虜車下公卿下遊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

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五官中郎將掌五官即杜佑曰漢制三署獨以為宜即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屬左右署

如孝宣故事受之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黃龍間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時邊郡皆創殘有南匈奴為扞蔽則可以完復

矣 帝從之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賢曰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湖州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

援請行帝慰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義翻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

蘇賢曰矍鑠勇貌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

南匈奴 附

中戊

馬援征五溪

凶奴分南

北

西巴

匈奴弱

餘人征五溪鄧道元註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  
謂五溪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接謂友人杜  
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索盡也借於今常恐不得

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

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賢曰長者家

弟等介介猶耿耿也余謂調和也接固已慮耿要子

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

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

南宮曰匈奴飢疫分策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

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徼古乎翻太

守祭彤招降之降彤彤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

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種章勇翻駱驛相款塞款也至也彤曰

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

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

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

並入朝貢朝直彤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

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

莫者左賢王之名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

獲之北單于震怖布翻却地千餘里北部莫鞬骨都

疾與右骨都侯率眾二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

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復扶又翻遣侍子

修舊約帝舊約宣 戊申晦日有食之 馬援軍至臨

鄉水經注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在沅水之

也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

將梁松來候之虎賁中郎將掌獨拜牀下援不答松

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梁字伯孫尚帝女舞

婿夫為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

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笑其序乎援兄

子嚴敦並喜譏譏賢曰喜通齟使援前在交趾還書

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好呼到妄是非政

灑賢曰謂譏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

行也惡鳥路翻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

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

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樂音父喪致客數郡畢

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

敎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賢曰鶩鴨也鶩

舒身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鶩效季良不得陷為天

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

馬援誡子書

大正刊

通鑑卷五十四

五

長龍述也龍性述名賢曰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長

知西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百官志越騎林尉其屬有同馬秩千石

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群惑眾

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實固與之交

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敗補書奏帝召責松固以

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

保官擢拜龍述為武陵太守賢曰零陵今永松由是

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賢曰下雋縣名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即此地按水經江水東至

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縣漢地理志下雋縣屬長

注之則宋詠為是賢以非雋字充翻有兩道可入

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峻水經計夷水南出夷山北流沅水在馬援傳軍處賢曰沅水東接壺頭山山下

壺頭山在今辰州沅陵東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賢曰

名屬武陵郡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

進壺頭搯其喉咽搯持也咽音充賊自破以事上之

上時掌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

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

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窰賊每升險鼓譟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為

翻耿舒與兄好時侯弁書曰好時縣屬扶前舒上書

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

奮，壹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師古曰：怫鬱，憂也。行死，謂行將死也。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

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

處輒止。賢曰：言似商胡所至也。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

皆如舒。竟得書奏。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

代監軍。監古，街翻。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遣收援

新息侯印綬。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古息國，其後東徙加新字。初援在

交阯，常飢。薏苡濕痺下氣，除筋骨。薏苡味甘微寒，主風

氣，實能輕身，勝障氣。障，障同。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

上書請之者，以為前所載。遂皆明珠文犀。文犀，犀之有文彩者。

帝益怒，授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筭臺葬

域西。賢曰：臺，阜也。以不歸舊筭，故稱臺。馬援傳作城西。說文曰：塋，墓地也。與雅曰：塋，域葬地也。

賓客故人莫敢平會。不敢平會，及會葬。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

詣闕請罪。索，各翻。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

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上時，下翻。前雲陽令扶風朱

勃。雲陽縣屬左馮翊，有秦雲陽。山鉤弋夫。詣闕上書

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授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

險難，難乃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謂征隗也。謀如涌泉，執

如轉規。規，圓也。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

朱勃為援  
訟寃

脛。脛，音隣。建武十一年，援擊破先零，飛矢貫脛，脛形定翻。出征交阯，與妻子生

大... 通... 卷... 四...

訣征交趾事見上卷十年間復南討復共立陷臨鄉師

已有業也業緒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

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

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樂音洛惟援得

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漢謂南度江海觸冒害

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

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慕然隙並與宗親怖

慄怖音布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為音于臣竊傷

之夫明主釀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

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事見十卷高帝豈復

疑以錢穀間哉後扶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

以厭海內之望下遐帝意稍解初勃年十一能

誦詩書常候援兄况辭言嫺雅實曰嫺音閑嫺雅猶

也屈原傳嫺於辭令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

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

恤翻終也賢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

案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咸陽縣東北及援

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後雖貴常待以舊

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魂唯勃能終焉謂

者南陽宗均監援軍宗均列傳作宗均趙明誠金石

錄有漢司空宗均碑按後漢宋

大司八十一

通鑑卷之





復置烏桓校尉

增奉 戊庚

西都置護軍校尉至王莽時烏桓校尉由是罷  
嗣顯十三州志曰護軍校尉既而并於匈奴中即將余浩匈奴  
校力亦此時古置未知并於匈奴中即將果何時也  
教翻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  
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賢曰寧城縣名前書寧作寧  
北俗名西吐致城西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  
時互市焉致質音

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

千石俸月百八十八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  
月百斛千石月九百斛若月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  
月五百石月四百石月五百石月七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  
斛三百石月四十四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比二百石  
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音奉音  
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

扶用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

舊秩初作壽陵賢曰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帝曰古

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

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

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亦謂入長安

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賢曰言不起山陵裁今封土陂池不使迭興之後與

丘隴同體迭興謂易詔遣中即將段彬彬又副校

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地

志五原西部都尉治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

古帝王不諱 廢興

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

入居雲中賢曰雲中郡名在今朔州北宋曰曰漢雲中故城在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趙

所獲北虜莫鞬之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

人畔歸去北庭二百餘里自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

攻擊使二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

各據其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

重綬南匈奴傳黃立重綬綬賢曰監音疾草名以交草染絲內以為名別漢諸侯王制交綠色

紫青色音瓜重斯氏翻綬音受車馬金帛甲兵什器賢曰古之師行之類必供之故曰什物什具

今人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

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糒音備令中即將

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弛刑者弛刑徒也說文弓解曰弛此謂解其罪而輸作者

也考異曰帝紀今年春使段擲賜重綬置使匈奴中即將據匈奴傳賜重綬在秋其置中即將亦未知矣

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

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關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

萬匹歲以為常關音煙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

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前此避匈奴內徙遣者今皆歸復本土

大正九年十一月

通鑑卷四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謂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即亮翻下發遣邊民在

中國者希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

墟掃地更為上乃悔前徙之徙民見上冬南匈奴

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单于使騎

追擊悉獲其眾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

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復扶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

擁護之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西河美稷杜佑曰汾州隰城縣有美稷鄉即漢美稷縣也隰城

漢之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

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单于既居

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成圻地朔方五原雲中

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偵丑鄭

羅音力北单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

每到南部下鈔楚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韃

日逐耳莫於六翻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况薨五月丁丑

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去善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

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熹為太尉

太司農馮勤為司徒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

自北地以東南部分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謂

武威求和賢曰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

是也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

亥年

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

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

者且不復來矣復扶又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

使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水經

註揚虛縣屬平原漯水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

首安則侵盜稽音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

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懸下同福不

再來時或易失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左傳曰

再削通曰時難得而易今命將臨塞厚賂購賞將即

失易以政翻墮也曰隰烏柏鮮卑攻其左如字又音發

河西四郡去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

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

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

能制疆賢曰黃石公即張良於下舍近謀遠者勞

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舍讀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疆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

雖戒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

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顯見論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怕多

失實恒翻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

大... 卷... 四...

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與事者上

問趙熹以父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

王興齊王石就國與續之次子石章是歲帝舅壽

張恭侯樊宏薨壽張縣屬東平國春秋曰良漢曰壽

帝舅也壽張縣屬東平國春秋曰良漢曰壽考異曰袁紀宏皆作密今從范書宏為人謙柔

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朝

遙翻下同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逮及不敢

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紀灑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

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槨一藏不且復見復扶如有

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

子士

室地則同穴是也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公不

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

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謂以天故優以大封

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虡之樂漢官儀曰虎

戴鷄尾屬虎賁中即將旄頭注見前爾雅木謂之擬

於乘輿乘輿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初焉

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土莽敗磐擁富貴

為游俠漢書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

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若

六三可令

通鑑卷一百一

十一

十一

而反游京師長者賢曰長者謂豪俠者也余謂長者正指諸貴戚耳前

所請長者家推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

兒可以繁推槃坐事死槃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復時禁周尚

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

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种持中翻自今以往

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

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賢曰舊防諸侯王鄉曹飛慎

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

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矣鯉得幸於沛王賢曰壽

北海郡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

詔獄二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

牽引更相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與讀臨命嘆

曰馬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

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禮翻上六

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

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原鹿縣屬汝南郡春秋傳

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

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

為于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

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相榮為

北匈奴和親

少傳賜以輜車乘馬乘編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

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遣

使貢馬及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

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三府太尉司徒

滿翻下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教邊守尉曰

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

其數則反為輕欺數術數也言今北單于見南單于

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數所角又遠驅牛馬與

漢合市合市與漢和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

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

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焉則亦不宜絕地窮

原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

答之辭今必有適賢曰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

必有當乎今立棗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

祖舊約謂呼韓邪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

甚高為單于嘉之為于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

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

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矣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

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前紀

今南單于滿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





之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

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

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記孔子之言何事汚七

十一代之編錄賢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

于者言孽乳而滋多也善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字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

二代廢有同焉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

屯田於是群臣不敢復言復扶又翻甲子上幸魯濟南濟

禮閏月癸丑還宮有星孛于紫宮字紫宮內翻夏四月

戊子徙左翊王焉為中山王五月大水秋七月

丁酉上行幸魯冬十一月丁酉還宮膠東剛侯賈

復薨謚法能補前過曰剛此直以賈復剛毅而謚復

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

喪息浪翻數所角翻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

其勇節常自從之常以復也故復少方面之勲少詩諸

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

之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癸酉晦日有食之蝗

辰丙

京兆掾第五倫倫之先齊諸田徙長陵諸田徙園領

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

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賢

將謂州將說輸安能動萬乘乎乘繩倫曰未遇知已

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百官志王

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上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求巷長

中元元年洪氏隸釋曰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

范史本紀建武上三十一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

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

如文景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

下詔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

夷倭國傳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證據甚明宋呂公

紀元紀志俱出范史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

得會見通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

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又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筭婦

公筭音不過從兄飲寧有之邪過工未翻從才對曰

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帝大笑以倫爲扶夷長

賢曰扶夷縣屬零陵郡故武岡縣東北水經志云

會稽太守會古外翻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上

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風俗通曰岱

第五倫王國醫

長耳帝何

從知其平生即

可見漢世君臣

直通通下僚微

秋上必審天

且以見老武之

心三職博於用

人好此

封禪

之尊首一口於宗山始也宗長也萬上感此文乃詔

虎賁中即將梁松等按察

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

者凡三十六事諸翻於是

張純等復奏請封禪復長

史記集註曰泰山上築十

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上

乃許為詔有司求元封故

事當用方石再累王檢金

沈元封故事武帝封禪故

事也用方石再累置壇中

尺二寸廣五寸有五檢又

有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東

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二

尺廣三尺厚七寸檢中刻

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

梁松等爭以為不可乃命

石工取完青石無以五色

石蓋丁卯車駕東

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

下南方群神皆從從從祀也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

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郭璞註山海經曰

四十八里更衣易服乃即車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

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斯親封之氏翻訖太常命

騶騎二千餘人騶側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

復石覆訖覆敷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

再拜群臣稱萬歲乃復道下謂復故道也夜半後上乃

到山下百官明日乃訖甲午禪祭地於梁陰梁陰也

時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從祀也如元始中北

註前已見此  
複出  
此書注最精  
善而重複頗  
多暇日當詳  
考則去其佳

郊故嘉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 夏四月癸酉車

駕還宮已卯赦天下改元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中元

元年紀年通譜云摺紀志但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

紀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音心刪去斯為繆矣梁武帝

紀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音心刪去亦憲章於此今從袁紀

僕馮魴為司空方魴乙未司徒馮勤薨 京師醴

泉湧出爾雅甘雨時降萬有赤草生於水崖賢曰

朱草也文戴禮曰朱草日十一葉至郡國頻上甘露

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週而復始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

世賢曰大史史官之帝不以經帝自謙無德每郡國所

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冬十月辛未以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郡國志

在雒陽東二千一百甲申復司空告祠高廟上簿

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上時遷宮太后廟主

千園以呂太后幾危劉氏也賢四時上祭上時

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賢

漢官儀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

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二百步車駕臨

水周其外以節觀者漢宮闕疏曰靈臺高三丈十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見四十年由是信用讖文多

起三雍

大司馬

通鑑卷一百一

漢紀

以決定嫌疑給事中相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

事而貴於異聞通鑑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

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

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

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醫卜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

即識緯符命之類是也伎渠綺翻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

遠之哉註古賣翻又戶卦翻願翻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

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

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聖言猶卜數集

偶之類賢曰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

說非必邪翻又甲正翻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

所敷呂翻帝謂譚曰吾欲以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

又曰臣不讀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復扶

帝大怒曰相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將資良翻譚叩

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續曰六安郡按

豐縣南余據郡國志建武十六年省六安國以其繁屬廬江郡譚出為郡丞必不在是年浦端因靈臺事併書道病卒 范曄論曰相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

以遜辭僅免賈逵能傳會文致最差貴顯鄭興事見

七年明帝永平中賈逵上言左氏與圖讖合明詔氏為堯後帝嘉之歷遷侍中領騎都尉甚見信用傳讀

桓譚不請識

附曰世主以此論學悲哉遠扶風人也 南董于比死

弟左賢王莫立為立淳尤疑單于漢書卷九十八帝遣使齎重

書拜授重綬賜以衣冠及繒綵繒綵是後遂以為常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戊戌帝

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日視朝日晏乃罷日

中則易朝數引公卿郎將所講論經理分乃寐

實曰分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問諫曰崩陛下

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

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樂音雖以征伐濟大

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

權綱量時度力量音良度舉無過舉故能恢復前烈

身致太平太尉趙喜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

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官

即宮與百僚無別別彼喜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

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

就邸諸王國各唯得朝脯入臨臨臨哭也力整禮儀

嚴門衛費公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內外肅

然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山陽王荆

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况書與

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被皮及郭后黜辱勸令東

此等語  
漢以後無之

親賢並用

燒當羌

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與白水光

武起於南陽春陵之白水鄉也長知兩翻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

故副主謂舊為太子也長知兩翻賞為秋霜毋為檻羊賢曰秋霜肅殺於物檻羊

受人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

王邪彊得書惶怖怖普即執其使使疏封書上之時

掌明帝以荆母弟帝及荆皆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

宮宮在河南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帝王紀曰原陵

在臨平亭東南去維陽十五里水經註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大河迤其北夏四月

丙辰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

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帝謙言年尚少壯思慮輕淺故誦賢人高密侯禹元

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

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

貢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賢曰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驃匹妙

掾俞蒼嘗薦西曹掾齊國吳良百官志西曹主府之

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

不復考試復扶又今以良為議郎初燒當羌豪滇

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至無弋爰劔玄孫研居湟中

至研十三世孫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

號滇良有燒當之玄孫也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

先零卑滿大破之奪居大榆中地緣是始強滇



零音 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與弟滇

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敗浦邁翻賢曰允

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

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賢曰允吾縣名

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允音鈺吾音牙杜佑曰鴻軍

收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

等一將軍四萬人討之監古街翻是歲南單于莫死宗

汗立為伊伐於慮鞬單于鞬丁夷翻

顯宗孝明皇帝上勿名陽後改名莊伏侯古今

四方曰明也武第四子也

戊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已下即以下字本

同朝于原陵如元會儀朝陵如事生也元會儀事死乘輿拜

神坐乘繩證翻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

上食上時掌翻下同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

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夏五月

高密元侯鄧禹薨諡法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

身後世諡法始有東海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

乘驛視疾駱驛不絕驛傳通馬也西漢謂之置傳馳傳者

駱驛往來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省疾

不絕也戊寅彊薨臨終上書謝恩言身既天命孤弱復

景首翻通鑑曰曰

朝陵

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言身既天死而子孫又貽上之

下同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政息子也猥當襲臣後必非

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大憂謂光武崩

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亮居用翻養羊

臣疆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

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賢曰津

城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

每門皆有亭李尤銘津門位未喪掌將贈送以殊禮詔

事校復土今使護藩王喪殊禮也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羽翻

帝追惟疆深執謙儉也惟思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

持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是斂形斂力贈翻茅車在

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

廟亭口將作少府景帝改為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

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羗大破之餘皆降散降

山陽王荆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冀天下有變

帝聞之從封荊廣陵王遣之國郡國志廣陵在雒陽

遼東太守祭彤使偏何討赤山偏氏高辛後急烏

居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鮮卑傳云偏何

塞外類翻震龍龍言之西自

武威東盡玄菟郡國志武威郡在雒陽西二千五百

里玄菟郡在雒陽東比四千里菟同

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東平王

蒼以爲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

鄉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光武建武二年立南郊中元元年立

北郊於雒陽城北四里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及光

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記曰歌者在上一貴人聲也天子樂舞八佾六十四人

八八六十四人也佾音送舞行列也上時掌翻好時愍侯耿弇時音止

國遭憂曰愍時國有大喪故以謚弇言與國同戚也弇古含翻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宗尊也尊而祀之以

帝配上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漢官儀

冠通天諸侯王冠遠游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鄉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

冠冕佩玉之制

祀明堂

未已

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

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玄衣纁

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潔而爲之廣八寸長

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伏之形故謂之冕

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輿服志曰

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

備文日月星辰十一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鄉已

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興刺繡公卿已下皆織

成陳留襄邑猷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

服章天子郊廟衣阜上絳下黃明三幅後四幅衣畫而

裳繡禮記古之君子必佩玉水蒼玉世子佩瑜王

六十八

禮記

左氏傳

分至啓閉

氣色亦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正月旦。日食為麥。食至日。跌至下。哺。遂殺。下。哺。至日。入為麥。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

備前書天文志曰。歲為稷。跌至哺。為黍。哺。殺天下。三月臨辟。

雍初行大射禮。儀禮曰。大射之。今之射。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

禮王將祭。射宮擇立。侯熊。侯豹。侯其制若。

為三老。相榮為五更。衡工三老。

服都紵大袍冠進賢。

扶玉杖。紵直。台翻。說文曰。紵。蘇

古。紵。布冠也。文儒者。

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二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

至小史私學弟子皆。

一梁。又仲春之月。縣道皆案戶。

比民。民年始七十者。

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

鳩鳥為飾。鳩者不噎。

為鳩。置之杖端。謂之鳩杖。亦曰

玉杖。五更亦如之。不

杖乘輿到辟雍禮殿。東。細。翻。御坐

東廂。遣使者安車迎。

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

于門。拜。交禮道。自除

階。道讀。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

子揖如禮。三老升東

面。三公設几。九鄉正。復。天子親

袒。割牲。執醬而饋。饋。進。

食也。醬。食味之饋。執爵而酌。酌音

祝。鯁在前。祝。饘

在後。饘。一。結。翻。食五更南面。三

公進供。禮亦如之。賢

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

事者。五更。老人知五

行更代。事者。鄭康成曰。三老五

更。皆年。老。更。事。致。仕

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

之孝。弟也。名以三五

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

天下者。都布布名。進

鳥為飾鳥不噓之鳥也禮畢引相榮及弟子升堂

上自為下說賢曰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

辭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於是下詔賜

榮爵關內侯獨封榮以脫躬一子榮傳表紀詔獨言相

榮不及李躬今闕疑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

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愛尚書於

相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

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於門者也上

親自執業執業猶執經也諸生或避一位發難發難發疑難上

謙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天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

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

疏謝恩讓還爵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

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因惟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

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秩者不敢復乘車到門復扶

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

山之陽賢曰首陽山在今假師縣西北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

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上

以中山王烏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

至是始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賢曰漢官儀

通鑑卷之四十九

官騎余馬傳時賜以北軍胡恩寵尤厚獨得往來

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數所角恩寵

俱澤 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

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河東癸卯還宮

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獄死時着

奏其為第一大豪後滇吾復降林又

怒而免林官涼州刺史又表林者融之從兄子也

用於是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

賢曰一公大司空也兩侯侯也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

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也余據融傳融子穆

尚內黃公主主穆子勳尚東海王疆女也自祖及孫官

陽公主友子固尚光武女也

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及林

帝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

是歲初迎氣於五郊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兆四方

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以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

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朱明舞如迎春先以秋

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帝后上車服皆黃歌朱

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以帝后上車服皆黃歌朱

明八佾舞雲翹命之舞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

白帝尊以車服皆白歌白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

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公冥新陽侯陰就子豐

車服皆黑歌玄冥舞如迎秋

尚鄴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

光武文賢曰屬南陽郡鄴音傑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

為醯僮 逐侯鞬單于賢曰醯

火奚翻

三年春一月甲寅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免丙辰以

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為太

尉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烜為太子賢曰烜音

定后接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承陰

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

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

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

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悴秦太

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賢曰纖

微也間隙也后帝以無嗣不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

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見賢遍翻數

輒加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宮謂帝未有所

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冠古翻即其人也后既

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賢曰入練大

左傳曰大帛厚縵也裙不加緣緣俞朔望諸姬主朝

請朝直望見后袍衣踈簾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

此縵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平決

平難決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

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帝思

中興功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

雲臺子

八將

馬援非椒房  
進者也有大功  
何得不與

首次馬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  
耿彭堅鍾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

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  
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為一列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鍾馮異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邳彤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為一列此序其次不與前史合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與讀曰預夏四

月辛酉封皇子建為千乘王羨為廣平王郡國志高帝以西平

昌置千乘郡在雒陽東十五里地理志武帝征和元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年復為廣平國郡國志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鉅鹿郡賢曰廣平縣故城在今涪州來年縣北千乘今青

州縣故城在八淄州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北

高苑縣北乘細證翻晉天文志大共八星在胃北又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濟不通也天漢西南行絡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孛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會稽鍾

離意會古翻詣關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范書女謁盛

邪苞直行邪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乞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

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策詔者書也在一人其冠履勿謝策詔者書也又

敕大匠一作諸以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

鍾離意

六十七

通鑑

十一



時澍雨

文曰雨所以澍注萬物故曰澍音注

意薦全椒長劉平

全椒縣屬

九江郡賢曰

今滁洲縣 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

增賞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行戶孟翻獄無繫

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

好以耳目隱發為明賢曰隱猶私也余謂隱者人耳目

發之好呼到翻公卿大臣數被詆毀數所角近臣尚書以下

至見提曳提讀如青紫提文帝之提音大計翻擲物

一說提曳常以事怒即藥松藥名以杖撞之撞直松

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即出松乃曰天子穆穆諸

侯皇皇記曲禮之七鄭曰皆形容止之未聞人君自

起撞即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

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爭讀數封還詔書臣下

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敬畏鬼神

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

宣化治職治直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

民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

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

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又曰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賓之心樂

音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

刑罰順于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

終愛厚之。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官曰太子用識

文也。賢曰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

六百石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太子樂典郊

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黃門鼓吹天子所

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箫鉦歌軍樂也壬申晦日

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見楚莊王

地不出孽則曰天其忘予歟魯哀禍大天不降遠春秋

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魯哀禍大天不降遠春秋

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

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悞故哀公

之篇絕無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

無德。冬十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武武建

改春陵鄉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荆州統南陽南

為章陵縣

楊武陵長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東漢之制冕

沙等郡

遂延三公諸侯救行部去轡帷爾雅曰轡帷蔽前

七旒青玉為珠

穎達曰轡帷山東謂之裳或曰潼容泯之詩曰淇水

而湯湯漸車帷裳注惟裳潼容出其上有益四方旁垂

而下謂之轡行下孟翻去者呂翻轡世古翻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戊辰還自章陵是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沙車

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媯塞王媯塞王國塞種

者因以為國名沙素未翻寘徒賢使其將守之于寘

翻宛於元翻媯居為翻塞悉則翻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

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

車中流死敗補邁翻千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

王廣德以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重賢乃歸  
生父以女妻之復扶又翻與之和親賢張本

精夫 嬰鏢 長者家兒 刻鵠畫虎 西城賈胡到一處輒止

空侯 壬辰之編錄 不敢妄過人食 未劉之八會命必宗 隻偶

當為秋霜母為檻羊 壯者慮輕 下說 園橋洞 行初、清惟

卷第四十四

丁巳四月十四日讀 萬曆丙戌四月九日癸酉客間閱一過

甲申五月十有二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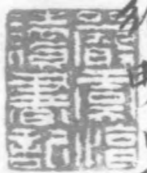
壬辰三月廿六日閱完 逸叟

丙辰十月初九日閱 惇

壬戌春正月二十日再閱

丁丑十月二十日閱記時家人新到尤苦珠桂不恰明日即絕糧矣

虞惇記



戊寅八月二十六日京師寓閣世柔携抄孫西山英氣詩二卷讀之不禁淚下揚孫  
才而負宜其悲愁無聊也 思庵

余平生友朋皆性命朋友中之有材者尤愛之卷之惟恐其不得志也昔東海可冠獎拔

寒士不可勝數及遭患難枕瓦不履一土用余之力萬一不及健翁而此則曰之自譎亦

才才力下石者有信泉毀款者有弃去者然不願者世態矣凉人心陰薄閱前記

見之不廣也思庵又記辛巳六月十日

庚寅四月初五日閱重校定通鑑提要虞惇

戊辰七月初三日閱記 禧



